



雙城記 何冀平

春日江南

離開炮火紛飛、火光四起的北京拍攝基地，直奔北京南站，乘車往蘇州。已經4年沒有坐過高鐵，站裏人山人海，古詩數千首，幾乎所有人都知道的就是這句「煙花三月下揚州」，這個時節，往江南的火車極難買。車到蘇州已是夜晚，只住一晚，連3月的蘇州什麼樣都沒看見，好在住的假日酒店處處飛花。

第二天趕往杭州。3月的西湖邊全是人，一條湖畔全是車，根本走不動，好在美景就在身邊。好美的湖，永遠這麼美。看着湖水和人，陪我的當地小友也不知道該往何處走，她說很少來西湖，理解，就像我住在離島，沒有去過一站之遙的迪士尼一樣。湖邊櫻花開得燦爛，媲美日本，曾經為看櫻花趕去北海道，時已5月，還是去早了，櫻花只開了不多的數枝。西湖邊雖然只有幾十棵，但開得極美。

友人都是杭州人，請吃飯都在西湖邊，只有他們才能找到的好地方。木板橋，瀉流水，古典宅子，抬眼一望就是西湖，吃的菜也精巧。先上來一道，盤中兩個粉紅色的梅花形小模子，一個裝有菜，一個是空的，侍應小姐教落，把一個模蓋在另一個模上，合起來咬下去，又香又酥，原來是梅子鵝肝。平生最喜歡春天的豌豆，香港難吃

得到，某些上海館雖有，極貴又不見其好，在北京吃過一次，太老，老到發黃。只有杭州，青豆粒只有小指甲的一半大小，嫩得一汪水，配上小小的河蝦，一粉一綠，又鮮又香，極品。都叫「醃篤鮮」、「紅燒肉」，人家這裏的就極鮮美甘甜，一道素菜是「燒百合」，砂鍋裏滿是大大頭的鮮百合，鮮中帶甜，香港也被比下去。

不能不說的是，那一盞明前龍井茶。每逢春日，湧到杭州多是問茶人。多雨的江南，如煙如霧，正是茶芽萌發時。獅峰山下龍井村，家家戶戶的門前都放着一口鍋，趕着炒剛採下來的翠綠芽。

我來得剛好是時候，好友請吃飯必有龍井。我的這位朋友是當地名人，她對呈上的龍井不滿意，要換，問我，我已經覺得很好，連說不用了，她說喝刁了嘴，必須換，叫司機去取新茶。不時，一杯新茶送了來，這是朋友的朋友自家樹，自家製，一年就產十來斤，不賣只送。果然，這一杯沖鼻的香，喝到嘴裏一股青草的清香。龍井有講究，明前茶，採摘時間是清明前；雨前茶，採摘時間是清明至穀雨之間，又稱「二春茶」，立夏採的叫「三春茶」，三春茶採過後一個月，再採，叫「回春茶」，春前春後春左右，我分不清，只知道好，就是了。



此山中 鄧達智

孤星淚

法國大文豪雨果1862年出版《孤星淚》，原文Les Misérables（直譯《悲慘世界》）；曾被翻譯成不同語言版本，電影亦拍成不同語言、不同年代眾多版本。

新加坡著名作家/畫家吳偉才不久前在社交平台PO文撰寫《孤星淚》之最佳版本為大導演大衛連的1946年經典之作……上網查探相關資料，始發現大衛連於1946年推出的電影，實為英國大文豪查理士狄更斯1861年出版的《Great Expectations》（港譯《孤星血淚》）。大衛連於1948年再拍狄更斯另一巨著：1837年出版的《Oliver Twist》（港譯《苦海孤雛》）。

中文譯名傳統：五花八門！

不同地方不同年代的中譯本名字不一樣，導致混淆經常發生，以上3本名著及它們衍生出來隨時以百計的電影；中文譯名不論《孤星淚》、《孤星血淚》，全通，與故事內容認證，都可以接受。

筆者自小愛讀經典兒童刊物羅冠樵先生創辦的《兒童樂園》。稍長，更愛閱讀以文字為主，加上插圖的文學巨著簡約版《兒童樂園半月刊》；印象深刻首推《真假王子》、《孤星淚》、《孤星血淚》、《苦海孤雛》……

還有當代全球華人自小熟悉，讓芳芳原唱《媽媽好》；一代影后胡蝶跟後來的國際影后少年芳芳主演《苦兒流浪記》。雖非筆者同代，直至近年購得光碟才看到完整版本，卻老早就劇照及主題曲感染多年。

回到主題，還是「孤兒」或「孤星」二字吸引；尤其童年犯錯，被母親體罰，或因學習懶惰受到老師及家人責罵，一眾孤兒故事、電影立刻上身，回自己房間睡伏上發一輪孤兒春秋大夢。

吳偉才寫《孤星淚》，與其自身成長過程息息相關，尤其讀過編入他的新書《浮生流影》，曾經獲得1983/84年首屆「聯合報金獅獎」散文組推薦獎的早年作品《我和我的母親》，才比較清楚偉才版本的成長孤星淚。

母親在偉才5個月大，受到丈夫不忠、家姑壓力，咬緊牙關離家出走；雖然在「要仔唔要醜」的祖母悉心照料，祖父深厚的愛護，對一個不知「母親」為何物，直至12歲才首次見到親生的孩童說來，如假包換百分之三百孤星血淚……另加那個風流成性、近乎隱形的父親偶爾加插劇情，何止貼近；濃烈得散不開來孤兒的痛；讀着、讀着偉才近乎時而悲鳴、時而嚎啕大哭的描繪，那抹孤星血淚簡直血跡斑斑、血流成河！



◆大導演大衛連曾執導氣勢磅礴《沙漠梟雄》、《印度之旅》等偉大電影；新加坡著名作家/畫家吳偉才深有同感，特別喜歡《孤星淚》！ 作者供圖



發式生活 余宜發

調查報告

其實疫情3年期間，大家沒有機會出外旅遊，那麼以前的旅遊預算用作哪裏呢？有些身邊朋友會說：「所以要留在香港，便會不斷在網上買東西，當然最多就是防疫產品，除此之外，我覺得也需要娛樂，所以很多網上串流平台也生意增幅很大，更加可以看得見一些偶像歌手在這幾年間，很開心地可以得到很多粉絲們以大量金錢去支持自己的偶像，這個情況其實以前不是會經常出現。」

我聽了他的說法之後，也有點贊同，從來支持自己偶像也需要付出金錢，無論是買他們的唱片或是周邊的產品也是。不過以前年代，可能你會寫信或做一點手製禮物送給偶像，如果多點錢便會在看演唱會的時候送上鮮花。但你會發現年代不同，現在很少機會見到年輕的偶像歌迷會送上鮮花了，反而他們會用上更多的金錢，到處租廣告牌為偶像宣傳。

所以上星期忽發奇想，在自己的社交網站開了一個投票專區，讓自己的聽眾朋友也來參加一下投票。投票內容是：「現在世界各地通了關，你會把金錢留作以下哪一樣？」一、用金錢繼續支持偶像；二、把金錢留作旅行之用；三、買演唱會門票支持偶像。而得出來的結果八十四巴仙的人，也會選擇用金錢去旅遊。那麼疫情這幾年我們看見偶像歌手的各大廣告招牌及歌迷的各種應援方式，會不會就此減少了呢？我相信不多不少也會因為可以旅遊而市民會把金錢留作旅遊之用。

就好像機管局早前公布，過去的2月份同上一年的同月比較，航空交通量驟升24倍，當然因為在上年的2月份還未開關，所以數字偏低，比較起來才驟升這麼多。但亦都可以感受得到，身邊很多人包括自己在內，有計劃去或已經去了不同地方旅遊。因為世界各地人民在這個疫情期間，實在只局限於自己的地方生活，所以當檢疫限制取消之後，大家便報復式旅遊，而且希望趁着這個機會，尋回昔日旅遊的快樂時光。雖然這個投票結果只是一小撮聽眾朋友的想法，但不得不承認，就算只有幾百人的投票，某程度上已經反映出大家對開關之後會想把金錢投放在哪裏的結果。

不知道讀者們你的想法又是怎樣呢？而我自己就覺得，老土地說句：「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我絕對非常同意這句說法，就好像今天你去同一個地方旅遊跟幾年前已經有很大的差別，看見的東西、所遇到的事情可能已經有很大分別，也令自己增廣見聞，眼界大開，祝大家旅遊愉快。



冬陽天地 梁冬陽醫生

香港腳

香港腳並非指香港足球隊的明星，又或指國腳、港腳，而是足部真菌感染的專有名詞，為什麼有這個名字？據說當年英國士兵來到香港穿着皮鞋加上潮濕悶熱的天氣，腳起水泡非常癢癢，回英國就診，被英國人叫香港腳，是否屬實則無從稽考。

這是足部的皮膚霉菌感染，可以發生在趾間、整個腳部、趾甲，同時也可以發生在口腔（鵝口瘡）、手部（手癬）、外陰（股癬）、頭皮（頭癬），只不過叫的名稱不同，傳染性非常強可以發生在男女老幼。

易感人群：
喜歡穿不透氣的鞋襪，特別是尼龍質地的襪子和不透氣的波鞋、塑膠涼鞋、人造皮鞋、膠水靴，在溫暖潮濕的春夏天更容易發病。

有慢性疾病，特別是糖尿病，用免疫抑制劑類固醇等病人皮膚容易真菌感染。

環境因素：
如果赤腳進入公眾浴室，特別是潮濕或者去水功能不好的地方，這些真菌環境更容易人傳人。

常見症狀：
腳趾間發癢難當，出現水泡、刺

痛和灼熱，皮膚裂開、脫皮，指甲變厚有白色粉狀東西、變硬，最後變成灰指甲。

首先就是預防，穿着簡便透氣的衣襪、皮鞋涼鞋，要在公眾浴室穿自己的拖鞋，不要踩入污水中，如果因為下雨沒辦法馬上要洗乾淨抹乾，最好噴上消毒液。

如發生癢癢，千萬不要大力掉，不要整損皮膚表面，不要擠破水泡，碰到感染的區域一定要洗手，千萬不要去摸其它部位，這就會傳染到另外的部位。

其實如果剛發生，醫生可以給予特效藥醫好的機會很大，但如果生活習慣不改變，或者基本原因不去除，很容易復發。

可以局部塗藥膏、搽藥水，或者吃藥都可以醫治，不過如果服用藥物的話一定要小心是否懷孕或肝功能受損的人士，因為可能會影響胎兒或肝功能。

有些人因為用一些洗潔精、洗衣液、家庭清潔用品而引致的主婦手，可能容易和手部的真菌感染混淆，使用時最好戴手套，稀釋這些溶液，以防碰到的位置紅腫癢癢和出水泡。如果你難以確定，反覆發作，或者身體很多個部位都出現癢癢，最好找醫生看一看，而不是自己買一些藥塗就算了。



百家廊 李荔

學着書的模樣生活

2015年秋，伴隨着一場遠行，我開啟了人生的一段嶄新旅程。我從大漠邊陲小城遷徙到了綠樹成蔭、滿城花香的古都襄陽。

初到襄陽，我被密集的人群、密集的綠，密不通風地包圍。大街小巷各色紫薇花、木芙蓉綻放枝頭，雖沒有春花的旺盛之氣，但依然保持昂揚向上的姿態，見證這座城市的秋天與蕭索無關。

古街沿古城牆而建，青石板路，蜿蜒穿行於古城間，古樹林立，再配上古香古意的名字，亦林巷、綠影壁巷，人穿行其間，像進入一幅古畫，而我永遠是位觀畫者。

人到中年的遷徙，要與過去「斬草除根」式的決然告別，你才能完全地融入新的環境，開始新的生活。

生活又一次無緣無故返回/就像當年奇怪地中斷那樣/我也再一次回到這條古老的街上/一如那時的仲夏時光……我讀着了帕斯捷爾納克的詩句，彷彿歸結到了生活的本質，生命本是一場輪迴和遺失。

初來乍到，我像一個無所適從的獵奇者，手無寸鐵地進入一片陌生的密林，我必須像一位勇士一樣去戰鬥。而生性缺乏「戰鬥性」的我，過了一段時間「無路可逃」的生活，人在無路可逃的境況下，只有前行。這時候，我就去尋找書店和圖書館。長虹路的開明書店，前進路的長虹書店、檀溪路的圖書館……我假借書的名義，讓自己成為在一個陌生城市裏的「僥倖」者，以書為突破口，向這座城市的內部行進。我開始收集各類和讀書有關的資訊。

襄陽各大書店常有圖書展覽會，展覽會若有新書發布，隨即帶一個讀書沙龍，在我所掌握的資訊範疇內，不錯過任何一次這樣的機會，記下活動的時間和地點、交通路線，

我就開始暢想一場美好的邂逅。

印象深刻的參加長虹路開明書店「與書相遇，與你相遇」主題的讀書沙龍活動。從朋友圈發現這個資訊，我用心記下活動的時間和地址，每天都在重複那個日子，生怕自己忘記。我提前做好了功課，要坐哪路車、在哪一站下車，我連主要的標誌性建築一併記下來，對於路癡的我，一下公車就朝着反方向的路走，最終還是一路詢問才找到目的地——開明書店。第一次在一個陌生的城市參加讀書活動，我認真地了解了書店的歷史，據資料顯示，開明書店的店面牌匾，由宋代著名書法家米芾的32代孫子米克勤題寫，僅憑這一點，我頓時心生敬意，第一次覺得離自己這麼近。書店的裝修很精緻，實木色的書架，端莊典雅不失時尚，每本書以各自的姿態安靜地站立在書架上，似等待，似迎接，踏進書店那一刻起，我彷彿遇見了久違的自己。文脈相傳的墨香從來不拒絕陌生。

沙龍是在書店一角的咖啡廳裏舉行。地方不大，參加活動的人站滿了狹小的空間。一塊臨時設置的投影機在咖啡廳吧台前立着，熒幕上的主題是「遇見書，就遇見了你」，儘管我提前了20分鐘到場，但座位已被佔滿。我看見了每一張面孔都在期待一場隆重而又神聖的見面，我心生竊喜，他們和我是一樣的。於是，我也裝着像一個常客，尋一隅安靜之地享受瀟灑書香的時光。第一位分享者是文理學院的教授，80多歲的老者，他自己寫的一本書《襄陽漢居叢稿》，主要是收集了自古以來與襄陽有關的詩人逸聞趣事，李白、杜甫、白居易、孟浩然，作者把筆下的詩人不為人知的一面帶到了我們身邊，比如，李白在北街和孩童嬉戲玩耍的詩句「襄陽小兒齊拍手，攔街爭唱白銅鞭」，孟浩然為了與志同道合的友人，不顧自己抱病的身

體依然把酒言歡，當熒幕上播放詩人圖像時，他頷首致意，像是老友相遇，老者書人合一的虔誠感染了在座的所有人。他說感謝人生八十春秋裏所有的相遇，這可能是他最後一次以書的形式與自己相遇了，不到10分鐘的分享時間，他彷彿又過了一遍自己的人生。接下來，分享者講述與每一本書相遇、相伴的過程。他們對每一本書獨到的見解、獨特的讀書體驗，旁徵博引，深入淺出，讓初來乍到的我連呼吸的空氣都有一股墨香的味道。歷史、人文、社科、教育、心理、文學……一本本書像一個個過客，從我的眼前劃過，一場與文字有關的精神盛宴在我異鄉空泛的時間裏豐饒起來。與書相伴的時光，讓世界褪去了各自的身份、大學教授、集團總裁、學者、專家、耄耋之年、幼童稚子，還有我剛剛來到的外鄉人……時間變成了一泓清泉，流經每一雙渴望探索的眼睛，洗滌靈魂裏所有風塵。

那次讀書會以後，我漸漸地把遠方小城的沙漢和眼前的漢江，安放在每個花開花落間。我找了與陌生新「家」的相處之道。我從「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襄陽好風日，留醉與山翁。」「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到洛陽。」這些詩句裏找到了從兒時到青年時的許多個自己。峴山、漢水曾進入到許多古今筆下，他們或抒發情懷、或怡情養性，或寄予報國之志，當我從另一個隱秘的自己慢慢走近他們時，我安靜地捧出了一本必須要讀完的新書，不斷地學習和求解。身體裏那個陌生侷促不安的我消失去遠了。

無論身處何地，每次出入書店，買幾本新書，就像與一個全新的自己相遇。我學着「書」的模樣放下所有的戒備，許多人走向了我，我也走向許多人。



作葉蔭 林作

心理質素的變化

有個社會學研究，說假設兩組人，A組和B組，兩邊的人每月的收入一樣是10元。下個月開始，兩邊都增加收入，不過A組的收入是增加到15元，B組的人增加到20元。在兩邊的人都清楚這樣的情況下，大家的心態會發生什麼變化呢？

答案是，A組的人竟然會比起上個月更不開心。

理性客觀上來說，這是個奇怪的情況。絕對收入上，A組的人可是實現了50%的增幅，賺了更多的錢啊。那為什麼他們會比較沒有那麼開心呢？

答案很簡單：因為比較。因為嫉妒。

人性就是如此。當大家都一樣的時候，大家一齊窮、一齊富有，都可以被接受。

但當一邊富起來、而另外一邊更富起來的時候，就會出現比較心理。也就是說，會因為比較而不開心，即使其實現實上自己都過得更好了。

我在過去的3月，就是面對這樣的心境。

隨着香港和內地的復常通關，我一下子就發現，生意好做了。客戶們隨着經濟的復甦，感到更樂觀，很多保障都變得更願意去做、去談。

今年以來，我的生意比起過去都更好了，提升了大概30%，是不錯

的成績。

可是我卻在這兩個月感到比起過去去入行3年都更不開心。為什麼？

因為外面是報復性地消費簽單，我看到的是很多做了比較久的同事，在這行一下子找回了過去幾年失去的。

我的一位上海同事，一個月做了我去年八成的生意額！而且是一位客戶就做到了！

而我在過去的3月，忙忙碌碌，只做了她的六分之一！

明明都做得很好，但看到這樣的差距，我心裏面就是不舒服。

好了，面對這樣的人性，我能怎麼做呢？答案很簡單，要從哲學裏找到安慰。

我大學副修哲學，多年來最喜歡看的就是哲學書籍。

我信奉的斯多葛學派，講究的是做好自己，將自己控制範圍內的做到最好，結果，就隨它。

這個道理，從來沒有改變過。我只需要每時每刻問自己：我做到更好了嗎？

我認為我是盡力了。所以，我就應該欣然接受我的成績。

我們的對手從來不是別人，是自己。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一山還有一山高，人比人比死人。

這一次，我又得到了一次機會去再次提醒我自己。

頓時，我比之前都更灑脫了。



演藝蝶影 小蝶

二十年前走到天上銀河的星星

每年的3月底至4月初，傳媒和社交媒體都不約而同地刊登或上載大量張國榮的照片，與他有關的事情，以及張國榮的歌影迷對他的回憶。今年的報道尤其特別多，因為4月1日正是他逝世20年的紀念日。

能夠在離世後二十載仍然被那麼多人不捨，甚至仍然神傷的藝人不會有很多，張國榮是其中一人。他盛年時外貌英俊，氣質瀟灑，形象不羈，唱跳演均佳，是一名極富吸引力的藝人。加上他在壯年時倏然結束生命，即使相隔20年，那股悲慟的震撼力至今仍然觸動疼愛和支持他的親友和歌影迷。雖然我沒有視他為偶像，但我也愛聽他的歌、欣賞他的明星風采，亦曾為香港一位巨星殞落而黯然。

小時候，父親在中環工作。我們一家都愛到中環一家西餐廳與父親吃早餐，然後送他上班。那時候，我經常經過中環一條街頭，其中一座樓宇外牆高掛着一個寫着「張活海」3個字的巨型招牌，小小的我便聯想張活海與粵語片紅星張活活的關係。直至很多年後，我才知道原來與張活海有關的並不是張活游，而是張國

榮，張活海是張國榮的父親。難怪張國榮的衣着別有品味，每次出鏡一身服飾總是那麼別致好看，原來他的父親是當年的著名裁縫，荷里活明星和導演如馬龍白蘭度、加利格蘭和希治閣等都是他的客戶。

很多人都知道張國榮開展他的演藝神話的第一步，就是參加1977年度由麗的電視舉辦的亞洲業餘歌唱比賽，獲得第二名。可是，卻只有很少人知道King Sir（鍾景輝）是扶助他踏上舞台第一個銀色旅途台階的其中一人。數年前，我撰寫一本關於King Sir的電視工作的書籍。當我問他回顧他為麗的電視和亞洲電視服務7年半的日子中，哪些事情令他最開心時，他不用思索便立即回答說：「我發掘了張國榮和萬梓良。」

原來麗的電視舉辦亞洲業餘歌唱比賽時，由於King Sir當時是麗的電視的節目總監，被邀為比賽提供意見和擔任初選評判。張國榮是其中一名參賽者，當時大約20歲，比賽歌曲是《American Pie》。King Sir形容張國榮兼具台風，覺得他是一名表演能力很強的歌手，因此在他心中留下甚佳的印象，並與一眾評判讓這位年輕參賽者在香港區的賽事中獲得第二名。

之後，張國榮與冠軍鍾偉強一起參加亞洲區比賽，名次反而超越鍾偉強。比賽後，麗的電視給了張國榮一張5年合約，從此開展他的輝煌演藝事業。

由1977年至2003年約四分之一個世紀中，若與老戲骨或老牌歌星比較，張國榮的演藝生命不算很長，但卻是碩果纍纍，無論在樂壇、電影和電視上都有驕人的成績。感謝唱片、菲林和錄影機等多位攝錄器材發明者，為這位閃爍生光的表演者留下了無數名曲和名片讓我們欣賞和緬懷。

無綫正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深夜重播張國榮飾演男主角詹時雨的新劇《儂女多情》，那是1984年的製作，距今差不多40年。張國榮於2003年逝去，即是說他是在離世前19年演出《儂女多情》。他應該是得天獨厚，接近二十載的歲月並沒有在他臉上留下很多痕跡，他在生命最後階段依然俊朗。今年又再過了20年，如果他仍在的話，歲月之神會否繼續偏愛他呢？也罷，現在大家想起他時，腦海中只會呈現他仍然美好的一切，也許這是所有在天上銀河的星星最渴望做到的事情吧。